

火车上的年

●李许要

旧历年的年底毕竟像个年底。当时老人的双脚刚刚踏入腊月的门槛，新年的气息便一下子浓烈起来。背井离乡的游子，饮尽一杯一杯乡愁酿的酒，把思乡的弓弦拉成了满月，似乎一不留神松开了拉弦的手，那回家的心便会搭着箭，不可遏止地向家的方向“飞”去。临近年关的车站人流如潮，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子，把回家的脚步走得匆匆，匆匆的脚步踏响了对家的眷恋、对亲人的思念、对祖国传统节日的钟情与喜爱。

当我在长长的等待中等来了火车，当我在望穿秋水的盼望中盼来了火车，欣喜若狂的心突然感到长长的火车像兄弟般亲切，心中早已伸出了双手去拥抱火车长龙一样的腰肢。我看到回家的旅客们眼中闪着喜悦的目

光，好像在说：火车兄弟快带我们回家过年吧。

等坐在座位上，心里才安定下来，换一种自己感觉最舒服的姿势，去看车窗外遥远的天际，搜寻家的方向，耳际似乎响起了清脆悦耳的炮竹声声。火车上播音员那柔和的声音，给旅客送上了吉祥温馨的新年祝福。坐在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似乎有说不完的甜言蜜语，女孩把头靠在男孩的肩上说：“咱回家后，多办点年货，爸妈操了一辈子心，不容易，咱俩能挣钱了，得让他们过个像样的年。”男孩说：“那是肯定啦！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穷，过年时，爸妈把好吃的都让娃们吃了。他们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，每到过年，再穷也要给娃们买新衣服……回家后咱俩陪他们逛逛街，也给

他们换一身新衣服。”女孩娇嗔地撇了撇嘴说：“那俺爸妈呢？”男孩刮了女孩一下鼻子：“放心！也不会忘了他们老人家的。”“嘻嘻……”女孩甜甜地笑了。

也许是听了那一对小夫妻的对白，相邻的几个旅客也来了劲，说起自己家过年的习惯。听他们聊天，才知道他们几个都是银川人，侃起了自己的家乡就来了兴致。一个约莫二三十岁的男人说他四年没回家了，兄弟四人都在外面打工，每年派一个代表回家陪父母过年。今年轮到他了，他很兴奋，很想回家感受家乡的年味，还讲了他们家乡很多独特的过年习俗和饮食。说起家乡，说起过年，说起父母，大家都产生了共鸣，大家说在一起，像一家人，车厢里弥散着年的味道。旁边

的人听到我们在谈论年的话题，也聚了不少人过来，火车上的年味更浓。有朋友拿出自带的干果放在桌子上，吩咐大家边吃边谈，大伙谈家庭、事业、工作、自己、人生，就像在家里与亲人好友聊天，使我未进家门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。火车装载着一颗颗思乡的心，每一颗心上都搁着一个情深意重的“年”。

我又想起了这些年觉得过年没味的事，现在才明白，年味的形式在我们心目中渐渐淡去，但年的概念没有淡。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年的概念在心中越来越沉重。我觉得中年人过年，不是为了热闹气氛，而是要利用春节这个假期，尽一份孝心，顺便放松一下身心的疲惫，来营造新时代的年味。

雪

●陈爱民

静静地透过一扇窗
看着你在天空中飞翔
又缓缓地落下
那姿态是纯净也是安祥

轻轻地来到我身旁
喜欢你这洁白的衣裳
别匆匆地融化
请给萧条的大地伴个妆

细细地向窗外观赏
每片都有不同的形状
在慢慢地飘下
六角形是你美丽的翅膀

看过你昨天的模样
在小溪里欢快地歌唱
雪是水的凝固
升华是你曾经的梦想

喜欢你清澈地流淌
更欣赏你静静地飞扬
水是雪的归途
即便短暂也是一次远航



我的“小可爱”

塔寺小学五(4)班 杨蕊源 指导教师：戎书环

我有许多宠物，但我最喜欢的宠物还是“小可爱”——我家的小白兔。

“小可爱”那小巧玲珑的脸上长着一双火红火红的眼睛，一双又长又细的耳朵，一身雪白柔软的长毛，触手温暖，它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么可爱！

我家“小可爱”喜欢吃白菜、萝卜等，它虽然爱吃，但它吃的有量，不多吃，也不少吃。所以才给它起名叫“小可爱”！

听奶奶说，以前月亮中有只浑身洁白的玉兔捣药，因此古时的文人墨客常常以玉兔象征月亮，我就觉得我家娇气、可爱的兔子，就是嫦娥身边的那只玉兔！

一次，我看见“小可爱”的窝脏了，就生气地说：“‘小可爱’，你这么大了，还尿床，你自己弄吧！”小白兔就眨着眼睛，好像在对我说：“好主人，好主人，帮帮我吧！爱你哟！”没办法，我就自己把兔窝整理了一遍。哦，原来整理兔窝既麻烦又费时间。这些事平时都是妈妈做的，她是多么的辛苦啊！那一刻我知道了家长的辛苦！于是我泡了杯养生茶给妈妈喝，又一边帮妈妈捶背，一边跟妈妈说笑，让妈妈开心！妈妈高兴地说：“我的‘大可爱’不但会撒娇，还会心疼妈妈呢！”

有一次我带着“小可爱”去公园玩，“小可爱”喜欢在泥里玩耍，它看见泥，一下子跑过去开心地打起滚来！玩后，它一身都是泥！它像知道自己脏似的竟然跑到另一个干净的水坑，左洗洗，右洗洗，一边洗一边朝我做鬼脸，真有趣！

我家的“小可爱”，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我少不了它，它也少不了我。

教师点评：小作者用满是宠爱的口气述说着“小可爱”的点点滴滴，字里行间洋溢对小白兔的无限喜爱之情。文章条理清晰，层次分明。



诗人也爱抬杠(1)

●王之涣说：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
○李白说：“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”
评论：得，玉门关是个坎儿，王大诗翁吹不过去，李大师翁一吹就过去了。

●李白说：“欲折月中桂，持为寒者薪。”
○杜甫说：“斫却月中桂，清光应更多。”
评论：上学时老师告诉俺们，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，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，可这两句俩人撞个，诗人标签难贴啊。

●王籍说：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
○王安石说：“茅檐相对坐终日，一鸟不鸣山更幽。”
评论：王安石喜欢跟古人较真，有时就钻了牛角尖，无怪乎黄庭坚一个劲地“夸”他“点金成铁”啊。

●关汉卿和王实甫说：“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”
○苏轼说：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。”
评论：东坡要是会穿越的话，可以到元朝去羞臊这俩元曲大家呢，呵呵。

文 / 古傲狂生

“流杯池杯”第四届“美丽汝州我的家”手机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

梦里花落知多少

郭统 摄

忆父亲

●张闻

我的父亲名张志，字忠信，1905年出生于临汝县尚庄乡九间窑村。

父亲九岁那年随爷爷搬迁到玉皇沟村居住，他12岁时爷爷去世了，家境非常困难，基本上不起学，就在家帮助家人做些杂活儿。

当时玉皇沟村兴起了戏曲热，村里有个叫马武忠的人，非常热爱戏曲，他经常召集爱唱戏的村民每天晚上到他家的大窑洞里自编自唱，他也经常蒸一锅热红薯让大家吃。庄子大，能人多，时间长了竟编了好多戏曲段子。父亲从小就热爱艺术，经常到窑洞里看戏，听当时拉弦子的占营伯（杨占营）拉得好听，他也想学拉，就自己动手用红土泥做个弦子筒，弄根木棍当弦子杆，逮一只癞蛤蟆，把皮剥下来张到泥筒上，没有弦就捡占营伯用过的废旧弦用，就这样，一把简易的弦子算是做成了。父亲的举动感动了占营伯，他把自己的一把杏木杆的弦子送给了我父亲。

父亲有了尺度标准的弦子，如获至宝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学拉。刚开始，找不准调，不好听，怕别人不耐烦，父亲就到三姑家织布用的地窖里拉。经过长达三年的苦练，再加上占营伯平时的指点，到十五岁时，曲剧的好多段子，只要占营伯会拉的，我父亲也都能拉。这期间，戏友们也都学会了好多剧目，全村老少都很高兴，大家动手在村北头庙前建起一座戏楼，每逢农闲、节日就在戏台上表演。这时，父亲已经能在戏台上替占营伯拉大弦了。听老人们说，父亲拉的曲胡字正韵满，悦耳动听，后来都超过了他的老师——占营伯。

曲子戏演唱成名后，周边出名的戏友也来加入到团队内。那时国家混乱，灾荒接连不

断，百姓生活困苦，唱戏的大多是穷人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大家就想到外地演出。戏友和玉皇沟的群众都认为我父亲仪表堂堂，正直大方，仗义疏财，同情穷人，应变能力强，作风正派，所以大家推举让我父亲当领导。父亲又找了三个助手，第一个是他的老师杨占营，为人忠诚老实，事业心强。第二个是胡定，为人正派，演艺又高，虚心勤快，担负着导演的角色。第三个是刘驴娃，有文化，没私心，人又聪明，让他管住戏班子的账。

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如开大烟馆、妓院、赌场等等，父亲怕演员们沾花惹草，特制定了“五不准”制度（一不准嫖娼；二不准赌博；三不准吸大烟；四不准偷盗；五不准私入民宅），并且严格执行，不管演艺高低，只要违犯规定，轻则打一顿，教育一番，重者或屡教不改者开除戏班。

在外地演出的第二年，汝阳蔡店范龙章给母亲庆八十大寿，把玉皇沟的曲子戏请去了。老太太看后，提出了好多建议。我父亲发现遇到了懂行的人，就专门请求老人家指教。老太太也欣然答应，情愿叫戏班子留下来，在她家指导培训。经过四十多天的排练，去掉了不少糟粕。老太太看到演员们都有提高，非常高兴，又给戏班子添置了一台新戏箱，以范龙章名字制作一副大遮堂，并指定到范龙章驻军管辖地内去演出。后来，每年范龙章的母亲过生日，玉皇沟曲子班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离家多远，总要提前赶到，演员们都心甘情愿为启蒙老师庆寿。

1937年至1938年，父亲带领老汝州曲子班在开封演出长达两年，这期间，是汝州曲剧的鼎盛时期，唱响了中原大地。

当时，全团共有人员48人，大多都是多才多艺，节目更是精彩多样，上册登记就有86场。经常演出的有：《搬窑》《寡妇劝坟》《小姑恶》《武家坡》《桑园戏》《三娘教子》《闹家滩》《王金豆借年》《赵长借闺女》《错中错》《解八州》《阴阳河担水》《打金枝》《武松杀嫂》《天河记》《招风树》《大闹苏家楼》《刘墉下南京》《铡太师》《游龟山》《秦香莲》《草人记》《大闹姜家营》《怕老婆顶灯》《寇准背靴》《夜审周紫琴》《马黑驴换老婆》《伍子胥过韶关》《李逵探母》《铡西官》《辕门斩子》等。

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，是少见的大灾荒年，老百姓命都难保，人心惶惶，戏曲在农村演不下去了，父亲得知冯玉祥爱文艺，托关系加入到冯玉祥驻扎在密县的八十八师驮马队（部队后勤运输队）里。冯玉祥看我父亲拉的曲胡有水平，就把他的一把紫檀木杆曲胡无偿送给了我父亲。为了表示谢意，父亲多次带团队到郑州碧沙岗冯玉祥公寓演出，深得冯玉祥的赞誉。

1946年父亲带领全家从玉皇沟村搬回老家九间窑村。解放后，父亲和四叔张华甲在本村利用空闲时间，又办起了剧团，由九间窑、袁窑、西安窑、中安窑四个村子组成。清胡太和、杨小碑、高铁头三位教演唱技巧。当时九间窑的曲剧比周边剧团演唱的水平都高，很受观众喜欢。大峪青山后，同丰窑，今天米庙镇的大部分剧团都请过我父亲作指导，父亲是汝州东一带曲剧的传播者。

刘驴娃、邓二章、王华章三人在玉皇沟率先办起了农业高级社。父亲听说刘驴娃经常到县里去开会，专门到玉皇沟找到刘驴娃，要他有机会向县里提个建议，把曲剧团办起来，

刘驴娃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，向县委书记姜明顺提了建议，不久，县委同意办曲剧团，并在县里召集曲剧爱好者，举办了一个研讨会，期间还举行了汇演比赛，我父亲还得了一等奖。就在县曲剧团安排就绪时，我父亲却得了重病，经医生诊断，是食道癌，在1958年含悲离开人间。

至今我还清楚记得，在那天早晨，父亲把我叫到跟前，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我不行了，今后，咱姓张的就全靠你了，一定要走正道，堂堂正正为人，一定把家领好！还有一事，就是那把弦子，今后，光景不管过得如何，千万不能把我那弦子失落了，是它把咱一家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……”我哭着对父亲说：“爹，您放心，要是您的病好不了，我一定要把孩子放在您的身边让您带走！”父亲听了我的话，坚决不同意，他说：“这把弦子来历可不一般，是冯玉祥将军送的，埋在土里馥坏了对不起人家，留下来也好让后代知道我一生的经历……”

父亲去世了，我家像塌了天，日子过得非常困苦。知情人知道我不会拉弦子，听说又是冯玉祥送的，不知有多少人托人情，出高价要买父亲的孩子，可都被我谢绝了。我把父亲的遗物当传家宝，常年挂在父亲的牌位上面，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，时时能看到他老人家的心爱的之物。我还把父亲的一生经历写成一本书和弦子挂在一起，一是对父亲的敬重和怀念，二是好让子孙们知道祖上和孩子的来历。我经常对孩子们说：现在的好光景来之不易，要感谢共产党，一生做好人，做一个有用的人，报效国家，为人类作贡献，为你们的爷爷争光。